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七一二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離石四區農民代表大會決定

集中力量先分土地

選出區農會委員會接收區公所

（離石訊）四區農民代表大會自十二月二十八日開幕後，經過檢查工作，審查並解散區公所，選舉區農會委員會，確定今後工作步驟之後，已於一月八日勝利閉幕。一百四十多名代表分返各村，正緊張地進行土地分配工作。大會首先用了兩天時間審查代表，為了深刻研究，分別在支點會上（以鄰近之四個至五個行政村為一支點）進行初審，由被鄉代表及其他人詳細介紹情況，大家討論決定，支點會確定取消代表資格及有疑難不決的人，再提交大會審查。大會共審查掉十名代表，都以大會名義給各該村貧農團、農會去信，說明取消其代表資格的理由。第三日起，即正式檢查工作，檢查方式係以行政村、支點、大會三種會議配合進行。一般問題在各支點會議上醞釀研究，求得明確認識後，便做為結束；重要問題則在大會上報告，由全體代表研究檢查。大會上比較深入的檢查了茂塔坪、霜霧都及武迴莊三個村的工作，對三村工作提了很多意見。

茂塔村工作團人員

住了半年，還弄不清土地

果實糧數目，並謊報上級

代表要求追究原因工作團接受代表意見

茂塔坪是西屬巴行政村的一個自然村，自六月間工作團到達一直至今，貧僱農還沒有形成力量，鬥爭清算不徹底。該村工作原由王正可、孔勳領導，他們沒有仔細的進行查階級，訂成份，沒有把地主富農與農民的界限劃清。工作團在茂塔坪住了半年多，不但沒有很好的啟發群眾，提高覺悟，甚至連一般情況都不具體了解。農代會前，全行政村準備統一分配土地向茂塔坪索要土地數目字時，工作團（此時工作團僅剩于今、張菊榮、余嵐三人）一時弄不來，就讓村裏人照公糧冊子的土地數目報上去，本來茂塔坪有六百多畝水地，[illegible]報了四十五多石畝。糧食，會引起外村代表的懷疑，因有些小山村的果實糧比這還多。這次代表會追究起來，才說糧食比這個數目要多，但不知究竟有多少。代表們批評工作團沒負到責任。有的說：工作團住了幾個月還曉不得這些，要追究原因。工作團接受代表們的意見，除由現在之余嵐、張菊榮自行檢討外，並意信調王正可、孔勳等人另做檢討。最後大會委托西屬巴行政村代表要幫助茂塔坪進行檢查整理，使那裏的貧僱農當起家來，鞏固地團結中農，徹底消滅封建。（大會對武迴莊、霜霧都兩村的工作檢查，待另作報導。）

討論今後工作

介紹分配經驗

檢查完工作，就轉入計劃今後工作和討論分配問題。由於各村情況不同，工作時間先後不一，擬定的工作步驟也各有差異，但主要的都集中在平分土地的問題上。為了準備即將到來的大生產，各村代表都很重視這個問題，都提出爭取在舊曆年前將土地分配完畢；有的村正在丈地、評產量，回去就可進行分配；有的村則要「先由貧農團立起柱來，團結中農，以便分配的公平合理」。繼續接收地主財產，也要配合進行，好準備春耕生產的底子。在介紹分配經驗時，東、西屬巴兩村的衣物分配是個很好的對比，使大家清楚的認識到「死搬經驗行不通」。東、西屬巴分配衣物時，都是採用依照需要自挑的辦法。西屬巴事先經過了深入的醞釀教育，確定先挑後評，再抽搭配。到分配時，大家根據整個衣物的數目，自己估量挑選。結果九十多家分得果實的人除七家稍有意見外（後又補分或解釋過），都分得了在心合意的東西。東屬巴先沒有很好的醞釀，就把衣物打開分配，挑選時，不是從滿足自己、照顧大家雙方注意，單純鼓勵「儘量挑」，有一個人就拿了八十多件，結果四十多家分果實的人，先挑的二十多家就把衣物拿光了，弄得大家都不滿意，又收回重分了一回。

以堅決依靠僱貧農團結中農精神

大會選出區農會委員二十一人

選舉區農會委員會時，先由各行政村、各支點醞釀候選人。在醞釀中，縣農會臨委會及工作團區黨部負責同志專就毛主席「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關於以貧僱農為骨幹、團結中農的問題，做了詳細的傳達和說明。各村代表即以此精神檢查工作，有的代表介紹本村的中農積極份子，提交大會做為區農會委員的候選人。經過研究比較，舉行投票選舉，選出王樹良（僱農、單身漢）、閻良田（工作團幹部、煤窯工人出身）、牛榮才（區幹部、貧農出身）、薛文標、李有榮、薛元永、呼銀蓄、雒品旺、賀長大、王奴則、[redacted]、霍有茂、肖和碩、王守普、薛治元、薛改英（女）、吳永義、趙香蓮（女）、梁世旺、曹鳳英（女）、薛永斌、張米福二十一人為委員。委員們又推選王樹良擔任主任委員，閻良田、霍有茂（中農）、趙香蓮、薛元永（貧農）為副主任委員。很多委員都向大家講話，表示要好好給群眾辦事，把地主階級澈底打垮。現在區農會委員會，正依照大會決議，接收區公所，代行區公所的職權，並且由委員們劃分地區領導各村的分配土地及鬥爭地主的工作。（寰莊）

解散區公所

區委副書記仍留區上工作
區長清查賬目以後再看

接着，各村代表就對區公所人員進行審查，特別對包庇地主、欺壓群眾的區長陳汝才意見更多，一致決定撤職，交當地群眾處理，並建議開除他的共產黨籍及工作團團籍（詳情見二版）。楊家塌代表白向銀質問區長閻定五今春貸款時為甚不貸給窮人，另外，還有些賬目須要清算，代表會決定撤散區公所，由區農會委員會代行職權。區長閻定五等賬目清算後再看，區委副書記牛榮才仍讓在區上工作，給群眾辦事。其他人員則委託區農會委員會繼續審查，再作決定。

離石四區翻身農民

出外區村幫助土改工作

出發前大家互相提了意見

（離石訊）四區農民代表大會上，縣農會臨委會宋德同志及區分團部提出：土地改革進行較早村莊的翻身農民，應幫助土改進行較遲的村莊農民翻身。各村翻身農民聽到這個號召後，紛紛自動報名，願到別區別村幫助農民翻身。大武及東西屬巴等村，土改已進入分配階段，他們說：「咱現在有地有窩、有穿有錢，要甚有甚了，五六區及本區許多村莊，窮人還沒起來；『天下農民是一家』，咱們也要幫助他們早早翻身。」大武總農會規定出外參加工作的，先各自報名，再經農會批准。首先報名的有岳達其、武探銀、李學務等。群眾們說：「他們可以，鬥爭地主堅決，大公無私，能為農民辦事，叫去吧！」經群眾討論，先後一共批准十餘人。出去工作的人提出：「大家允許我們出去幫助別村的農民翻身，我們很願意，可是大家先給我們擦一擦身上的黑（提出缺點）吧！出去再叫人家給擦，就對不起咱外村的兄弟們了。」張作富說：「大家先給我擦吧！」白有云說：「你很穩重，工作還可以。」李學務有時肯發點脾氣。大家提出：「你好發脾氣，出去可是要注意啦！我們知道你的人，倒沒有什麼，不了解的人，就會搞不好。」他笑着滿意的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接着大家又囑咐出去工作的人一些意見，郭猴兒說：「不管到了那個村子，你們去了先要找咱底底上的人，群眾是咱們的知心人，要好好下工夫往起扶。」賀生富說：「你們出去不要把自己看的高了，辦事情要和群眾商量，不要偏三向四。」薛先貴說：「你們出去可是要把握住一點，不要上了壞人的當。」最後大家又徵求說：「你們有什麼困難嘛？沒吃的咱們給你們借上些，沒人担水担炭，我們給你們幫助，本身有什困難，我們也給想辦法解決。」他們說：「單身漢，人一走就沒事了，家裏有幾口人的也好辦，別的困難也沒有。就是岳達其（單身漢）衣裳穿的薄，又沒鋪蓋。」大家說：「那好辦。」馬上就給借了一件棉襖，一件皮襖，一床被子。婦女們說：「你們有什麼縫補的衣裳，我們能幫助縫。」薛俊兒看見岳達其的皮褲爛了幾處，便拿回給縫起。織口袋為生的掌全喜拍着岳達其的肩膀說：「達其！你出去好好為咱窮苦人辦事，家要給你分下的東西，我們替你保存。」達其高興的說：「大家對我這樣好，我出去一定要好好為咱農民謀利益啦。」本月十六日，李學務、岳達其、劉奴則、張在富、閻潤年、薛侯拴等六人，趕到縣農會臨委會集中。薛富生、武探銀、王喜元、王保龍等也在本區西相王一帶參加了工作。東西屬巴兩行政村亦有王生旺、霖根拴、溫六嶺等七八人，崇總、西燭兩行政村有薛綱華、薛溫居、薛昌興、薛恩耀、李金英（女）等五人都到五六區參加了工作。此外尚有一些人，參加了附近行政村的工作。據至現在止，到五六區參加工作者已約有二十人，在本區參加工作的，亦約有十除人。（霖明、趙湖、沈世鳴）

眞理報論文檢討中國戰局

人民解放軍屢戰屢勝

標誌解放鬥爭決定性轉折點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電：雅拉科夫上校頃在眞理報發表「中國戰局檢討」論文稱：國民黨軍現在在一切戰場上都已轉入防禦，而人民解放軍卻屢戰屢勝，這標誌着中國解放鬥爭進程的決定性的轉折點。甚至國民黨反動報紙，也承認東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領土（包括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大城市）在人民解放軍控制下，國民黨軍被擠在山海關、瀋陽和長春、吉林鐵道沿綫的狹窄地帶，瀋陽已處於半包圍狀態，因而人民解放軍正順利進行完全肅清東北的戰爭。在華北，人民解放軍已佔領幾乎整個山西。解放軍在河北的勝利作戰，使國民黨主力被牽制在平、津、保地區，動彈不得。山東的國民黨軍被困在沿海一帶及美海軍基地青島周圍。人民解放軍在華中，特別在黃河長江間地區，已獲巨大勝利，戰綫已逼近漢口及南京、上海這類大城市了。在平漢路西，已經解放河南、湖北兩省的廣大地區，且已進逼四川邊境。目前，國民黨已採用日本的戰術，堅守大城市、海港和最重要的交通綫，可是大家知道，這種戰術並沒有給日寇帶來勝利，也不會給國民黨將軍們和美國顧問們帶來勝利。人民解放軍獲得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支持，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和勝利的源泉。人民解放軍擁有優秀的軍事幹部，旺盛的士氣，和優良的戰鬥素質，它的作戰特點，是攻擊中的果敢堅決，防禦中的頑強，運動戰中的靈活主動，它在長期鬥爭中，已經發展了它的戰略和戰術，它種戰略和戰術，是根據人民戰爭的原則而來的，它已經學會給敵人以殲滅打擊和贏得輝煌勝利。

在代表會領導之下
曹家坡完成公粮徵收

許多農民關心前綫軍隊供給，免徵戶爭着也要出一些粮，有的應徵一斗多自動提到二斗。

（興縣訊）三區曹家坡行政村四八年度公粮已徵收完畢。此次徵粮完全是以貧僱農爲骨幹，團結全體中農，在農民代表會領導之下一齊搞的。大家怕開徵過遲，地主富農浪費粮食，就把徵粮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專徵地主富農的，第二階段才徵中貧農的。在徵收中，大部地主富農不坦白自報，反用哭窮與埋藏的辦法來抗拒，舍窠塌地主康福多，有粮也說「沒啦」，羣衆很氣憤，從窖裏刨出一石糜子，幾千斤蔓菁（已漏壞了八百多斤）。中貧農對今年的公粮很關心，公粮條例下來，各村都經過貧農會及農會會議研究過，大部村子由羣衆組織了徵粮小組，然後交貧僱農會議討論，再交農會討論通過。到一月三日，行政村召開農民代表會議，檢査各村徵粮情形，一般地都合乎實際。但對中農的實產量，有些地方有提高，應該改正。陰家溝收成最壞，都徵不出，就全部免徵了。劉家曲收成稍好，就徵得多一些。會上發現劉家曲和王家會鄰近，戶口也差不多，徵收結果是三比一，代表們認爲這中間是否有隱瞞減低和提高加重的毛病，決定由各村各自靠査一下。會後，大家回去檢討，徵求羣衆意見，再三評議，有的增加了一些，有的減去一些，王家會農民去年秋收後交了三千多斤，現在又徵了五石多，但他們還是樂意的。劉家曲評議後，減去中農五石多公粮，宣佈公粮數目字時，又徵求了每一個中農的意見，他們都說沒有意見，最後才通過的。這次檢査，儘問過羣衆，再加上再三評議，有的研究過四五次，在劉家曲甚至有研究過六次的，按劉家曲計算，中農負担公粮估中貧農總負担十分之九。但他們爲了照顧前方軍隊的供給與救荒救死，都覺得還多徵粮是公平合理、實際的。在徵收中，很多羣衆說：「應吃稠的，吃點兒稀的也可以。」看到免徵戶太多，很多農民爭着要自動，有的說：「大家都出點吧，不然前方打仗沒吃的怎麼辦了！」馬家則七十一歲的王玉全老漢（僱工出身，老兩口）說：「政府幫助咱們翻身，非出幾升公粮心上不舒意。」無論如何要出五升，農會只接受他二升。六十多歲的王玉淸也是如此。陰家溝本來全是免徵戶，中農曹來牛、劉鳳英、白紅旺都自動應徵，曹來牛自動二斗六升，劉鳳英二斗，白紅旺六升。其餘程家塔張生運、劉家曲孟二牛、馬家則王玉千等應徵一斗多，都自動提到二斗。（增刪）

民兵副大隊長陳汝才
給地主辦事欺壓群衆

（離石訊）四區農代大會審査區公所人員時，將民兵副大隊長陳汝才撤職，開除工作團籍，交由盛地村羣衆處理，並建議開除其共產黨籍。陳原在公安局工作，四六年臘月調四區任副大隊長，去年參加了工作團。

陳某一貫藉其工作地位，給地主辦事，欺壓羣衆。盛地村地主梁子盛，敵佔期間將自己山地三畝賣給僞村長侯應吉（地主），後侯又將地賣給貧農李五汝，解放後，梁因侯欠他錢，要往回要那三畝地，這時地已屬李五汝，梁竟覇去種上宿麥，李氣憤不過，僱上人收割了，梁不讓，村公所解決時，讓五汝給梁出二斗麥子作爲籽子和糞土錢，但陳汝才下鄉時，就把李五汝罰了八斗麥子交與地主梁子盛。僞村長侯廷直（地主）起的羣衆的東西，實成命子借給破產地主高福昌，解放後，反誣詐時，淸算下三百元白洋，高福昌的兒子高金元是民兵隊長，在梁子盛家中請陳吃了雞蛋烙餅，陳即包庇叫少退一百元。店坪分隊長，李俊丙，少出抗勤，算賬不公，羣衆很不滿，要起來徹底淸算，李將陳汝才請去，把羣衆捆的捆、罰的罰壓制下去。陳一貫貪汚腐化，在領導民兵參戰中，剋扣民兵食粮，人數減少了，仍按原有人數領粮，從中貪汚。偷拿粮票在寺溝村換了一百斤小米。這次在西角村進行土改，聽了幾個人的話，說高老升、高振茂是惡覇（據說均是貧農，只是對人態度不好，背發脾氣），就將高老升連同婆姨孩子四人和高振茂夫婦都關了禁閉。這次區代表會上，把他這許多壞行爲一一加以揭露後，即決定將其撤職，交羣衆處理。（郝明）

三分區某些駐地機關部隊
濫用軍勤浪費民力
有關機關應立即檢査與糾正

（本報訊）據三專署給行署的報告中稱：該區某些駐地機關、醫院、留守處等單位，濫用軍勤、浪費民力等現象很嚴重。如某部留守處，不經縣政府批准，隨意向村公所動員毛驢工二百餘個（原報告未說明何時動員的）給他們馱炭。在磧口、柳林等地曾發生利用軍勤吃二毛等非法行爲。如某部介紹四個傷員到醫院養傷，柳林兵站未負責審査，即撥給四付担架，抬到村外，傷員向抬担架羣衆每人要了二千元農幣，就把担架放回去，自已步行走了。還有冒充軍用器材動員軍勤的，如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武來了洪趙的二十九頭驢騾，給電訊局馱的大米，但信上說馱「軍用器材」，往返十六天，共浪費了驢騾工四百六十四個（人工還不算）。還有些機關，不按軍勤規定的數目發給民工牲口食粮草料。如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呂梁供給部向方山縣政府動員了六十頭毛驢，給臨縣送軍鞋，每人每天只發給粮票一斤二兩、菜金五百元。後勤軍實科在臨縣動員了一百五十頭毛驢，往軍渡送棉被，該部樊保林給每人每日只發粮一斤或一斤二兩（不發菜錢），驢八斤草、料二斤，羣衆要貼不少錢。這些現象均侵犯了羣衆的利益，且影響羣衆服軍勤的情緒，希望有關機關進行檢査改進。（雷洪）

把門爭果實糟踏了
岢嵐西會山藥壞了一半
圈龍溝三條犍牛喂瘦了

（岢嵐訊）五區西會自然村，會發生糟踏鬥爭果實，和給地主富農發粮吃的錯誤。該村在鬥地主中，共査封起山藥二十五窖，已有四十五天，沒專人負責照管，結果壞了有一半。同時又將査封起的粮食，給地主富農領的吃（實際地主的財物及富農長餘的財物還很多，每天還做的吃肉麵），前後給吃了雜粮六石，還倒給胡麻換油吃，叫地主富農下窖揀大山藥吃。富農馬培粟、李廷周還拿上山藥換藥吃。後在行政村代表會上揭發出這些問題後，農會主席李天倉批評說：「地主富農過去剝削了咱，現在還叫他好吃懶做，把咱們的果實糟踏了，會餓死咱們。」羊圈會代表張仁說：「我們窮人還沒吃的，給地主富農吃不對，以後再不能這樣辦。」當即決定派人去檢査，將地主富農把山藥窖中的壞山藥揀出，並停止給地主富農領粮吃。又五區圈龍溝自然村，把從地主鬥爭出的三條大犍牛，沒很好處理，推給貧農賀潤虎一人去喂，賀本人原有半條牛，每天只給喂些土莜麥楷子。有一次，竟兩天沒喂，如今把三頭大犍牛，瘦的走不動了。本月五日，該村貧農團開會檢討，農會副主席說：「這牛成了衆人的孩兒，有人用沒人顧，誰也不管怎能喂好！」經討論後，決定留出貧農張樹小等三戶沒牛的去喂，保證再不能喂瘦。（張禿、生有、良錄）

頂債訂婚的劉貞蘭
農民大會批准解除婚約

（寧武訊）二區川胡屯村十七歲閨女劉貞蘭，十年前被她父親以頂債方式，和地主張巨魁的兒子訂婚，最近在農民大會上宣佈解除婚約，得到解放。當年她父親借了張巨魁山西票五元及一部份粮食，每年高利剝削，把家裏僅有的二垧地押給張巨魁。後來生活更無着落，就將八歲的女兒劉貞蘭許配給張巨魁的兒子爲妻，將身價若干元，贖回那兩垧地來。以後張巨魁又圖利用這個親戚關係，保存財產，寄放到劉家一個元寶，兩件衣服，一包子文約賬簿。這次工作團到了該村，宣讀告農民書，劉貞蘭的哥哥，自動把這些財物拿出來，交到貧農團，並提出劉貞蘭的婚姻問題。劉貞蘭說：「我死也不到地主家。我是被他家剝削去的，不是自願訂婚。」農民大會立即批准劉貞蘭與張巨魁的兒子解除婚約，追回原來訂婚的官帖。（玉柱）

捐出銅錢兩千斤
洪趙迴坡底群衆

（洪趙訊）一區磊上行政村屬迴坡底羣衆，在地主張共名家中，淸算出兩千餘斤麻（銅）錢，經羣衆討論決定送給政府製造子彈。（迴坡底農會）

勘誤

八月三日「偏關民兵戰鬥隊挺進傳佑區」文中，民兵傳幽花，係民兵崔四。

一月十二日本報「杜家坨凹婦女座談會」文中「分褲啦，襖啦，全由人家講」，係借褲啦，襖啦，不是分。「十五歲以上的女子，婚姻要自主」係十六歲以上。

十五日綏蒙地武四七年戰績文中，大小戰鬥一百八十七次，係二百八十七次。

十一日「馮嘗彪地主思想立場的反省」文中，「乘招待所主任新舊交替的空子，向組織部請假，到了興縣城」，係也未向組織部請假到了興縣城。

土改中的白文婦女

林風

臨縣白文鎭的農民婦女們，尤其是貧農婦女們，在此次土地改革中表現了驚人的作用。在四個月的土地改革鬥爭中間，她們不但有了數量可觀的自已的領袖，並有百分之二十的農婦參加了農會，有四十多婦女參加了貧僱農小組，她們的領導人之一抗屬梁拖兒，被全鎭農民選爲行政村農會的副主席，全區農代會籌備會副主任，另一個抗屬李煥英當選爲白文行政村副村長，此外，還有兩個婦女，當選爲自然村副主任和農會副主任。現全行政村共有五個新農會的女委員及五個貧僱農委員會的委員，她們担負着和男人們同樣繁重的工作，而且毫無遜色。

八月下旬，白文農民開始選擧人民代表，籌劃土地改革，貧農婦女們在各村開了會，她們要求人民代表中應該有相當數目的婦女代表，她們說：「毛主席號召咱們窮人翻身，過去咱們婦女沒地位，今天咱們婆姨女子翻身的日子來啦！」在開始醞釀選擧會議上，男人們認爲女人們不能辦事，祇主張每個自然村選擧一個婦女做個「樣子」就行了，村婦女們在會上提出反對，要與男人一樣按人口比例選擧，有些男人們說：「婆姨們都辦了事，誰做飯帶孩了？」婦女們說：「飯也做，孩也帶，事也要辦。」結果，全鎭六十七名人民代表中間，婦女們當選了二十三個。

訴苦鬥爭開始後，婦女代表們就在各自然村發動貧農婦女，先後組織了四個貧農婦女小組，有五十多個婦女形成了核心，團結了廣大農婦。她們白天開了會，晚間男人們開會時，她們也去參加。在訴苦中間，婦女們訴得最切：一自然村呂生元媽在控訴大地主秦老五在紅軍走後殺害她的兄弟時號啕大哭起來，更加激了男人們對地主的仇恨心。三自然村前方指揮員田榮富媽在訴說她過去給地主王淸亮家作傭婦時的悽愴，也傷心的哭了，男人們都恨恨的說：「這回非倒掉地主的根根不可！」參加訴苦的婦女約三十餘人，抗屬李煥英被選爲主席團之一，她在主持三千餘人的鬥爭大會中，從容鎭靜，表現了貧苦婦女堅定的階級立場，參加會的老漢們都對婦女們表示讚揚。此外，婦女們還單獨組織了一次鬥爭大地主李世英的女兒「千里香」的大會：十月二十日，三百多個農婦到了會，三自然村貧苦婦女秦娘英主持會，在會上，有四十多個婦女起來揭露地主婦女破鞋「千里香」的荒淫無恥，挑撥農民家庭不和，勾引部隊的壞份子，姦污貧苦婦女，並嚴厲的追究她盜走的財物，把她昔日騎大馬招搖過市的威風打個粉碎。當訴苦轉入淸算地主的剝削財產時，婦女們建立了兩個鬥爭小組，有卄四個婦女參加，其中有十幾歲的女孩子，也有五十多歲的老婆婆，她們白天黑夜的向地主婆姨進行說理鬥爭。由於她們的耐心，堅決和勇敢，大地主的婆姨，如秦三寡婦、秦殿功婆姨、王淸亮婆姨等都在她們面前低頭了，拿出了粮食、衣物、布疋和銀首飾來。

當工作轉入分配果實和整理組織階段時，婦女們同樣參加了分配委員和農會委員的席位，男委員們看到婦女能辦事，有辦法，就決議把鬥出來的適宜於女人們用的衣服、被褥綢緞、布疋、銀飾，先交八個女分配員去研究分配辦法，其中綢緞碎飾、棉花、鞋子、布機等，則完全由女委員和農婦們研究分配下去。女委員梁拖兒、秦娘英、李煥英、來喜媽，在分配工作中表現了大公無私的品質，獲得了全體農民的一致好評。如梁拖兒自已是底底上的人，別人拿的是狐皮袍子、鼠皮掛子、黑綢棉襖，她自已只拿了一件袷襖、一條單褲，她說：「讓別的窮人們分好的，剩下來的分給我，我也是滿意的！」來喜媽也說：「咱們給窮人辦事的就不能有個私心，咱們是羣衆選出來辦公道事情的！」

在分配過程中，她們看到在前方打仗的許多農民的子弟兵，不能夠來參加這個大鬥爭，但要叫他們知道鬥爭勝利的消息，就提議給前方的子弟兵們慰問袋，寫報喜信。這個提議立刻爲全鎭羣衆擁護，在兩天中婦女們縫起了二十五個精美的慰問袋，裝進了香皂、毛巾、牙刷、鞋襪、手套和水筆、橡牙筷、推剪……等日用品，並派人分別送到政治部和河防部隊去。前線子弟兵接到那些東西之後，紛紛來信，保證要積極在前線殺敵！婦女們另一件驚人的工作，是以空前熱烈緊張的速度，在一天一夜裏趕縫了前線將士的六百套棉衣，有五百多個婦女參加了這一工作，她們分組領料，相互競賽，組長們從這村跑到那村，檢査誰縫的好，誰縫的快，她們說：「咱們翻了身，可不敢叫前方打仗的兄弟們凍着啊！」（下接第四版）

豫陝鄂我軍解放禹城

五分鐘即登上城頭共俘敵三百餘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二十二日電）東面我軍於十八日夜解放許昌西北的禹縣縣城。戰鬥發起後兩小時，完全佔領城關，五分鐘即登上城頭，計俘守敵保安團三百四十四人，繳步槍二百七十五支、輕重機槍九挺、子彈六萬六千發、汽車六輛。解放軍入城，紀律嚴明，城內大部商店十九日天明即照常開門營業。我軍並將沒收蔣匪麵粉公司麵粉，救濟貧民。按該縣號稱禹州，全縣人口共五十餘萬，盛產藥材、土布、磁器。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二十二日電）江漢軍區解放軍一部，二十日拂曉一舉攻克襄陽城東南之東津灣土蔣匪據點，斃俘保安大隊長以下一百二十五人，襄陽蔣匪大爲震動，緊急戒嚴。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二十二日電）桐柏軍區解放軍十六日解放鄧縣戰果初步統計如下：斃傷蔣匪河南省自衛總隊第二支隊副指揮官盧兆瑞、王乾一以下千餘人，活捉偽縣長汪海濤以下五千六百二十六名（前報斃傷俘誤爲八千餘人），繳獲戰防砲一門、迫擊砲七門、各種機槍五十七挺、長短槍四千八百四十六支、擲彈筒五個、各種砲彈一千五百四十二發、各種子彈六十三萬一千五百發、手榴彈四萬枚、汽車二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傅匪主力一零一師被我軍打得喪魂落魄

涞水戰役一角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二十二日電）本社記者楊朔報導：號稱傅匪作戰的主力三十五軍一零一師，這回在涞水東南被打得頭破血流，膽戰心驚。四散奔逃。解放軍在十二月底破擊平漢北段時，該師從張家口老巢倉惶趕來增援，可是沿途遭我阻擊側擊，被打得昏頭昏腦。本月十一日晚我圍攻涞水，傅匪慌忙派該師師長郭景雲，帶着三零一和三零三兩團，在十二日黎明從定興跑來援救，剛過拒馬河九里地，就被解放軍包圍在涞水東南二十里的界村、高樂等地。當天大霧迷濛，下午五點，我從南、西北三面開始攻擊，砲火猛烈，戰士奮勇，把傅匪打得喪魂落魄，師長郭景雲在界村督戰，見大勢不支，連夜叫三零三團冒死從高樂撤到界村，天色未亮，就又親自帶着剛撤來的該團過河，向白南候村逃去，剩下三零一團拚命掙扎，掩護傷兵輜重。此時，傅匪軍劉化南部駐於定興，相隔十里，而不敢出救。十三日下午，我開始總攻，砲兵火力旺盛準確，敵人被打得亂跑，不顧水冷，急忙過河，向定興逃命。這時，我一部戰士也跟蹤側擊，敵人見勢不對，扭頭又朝高碑店跑，可是追擊砲火遍地開花，逼得敵人又往四竄，只見軍馬輜重亂竄亂擠，人仰馬翻，亂成一團，我軍戰士往來追趕，先後殲敵六百餘人，殘敵逃回高碑店據點。傅作義賴以發家的三十五軍一零一師，自此已經元氣大傷了。

蕪湖發生搶米風潮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滬報消息：中國四大米市之一的安徽蕪湖，由蔣匪苛榨，糧價猛漲，一般貧苦人民無法生活，本月十三日爆發搶米風潮。該日下午三時，有二十多個車伕在福興路麵店購買麵粉，正在買麵時，麵價突由每斤六千元漲到八千元，車伕等恨極了，馬上搶了九袋麵粉而去。沿途貧民羣起響應，擁入北平路某糧店，搶走價值二百萬蔣幣的米麵等物，再轉至到吉和街。搶米羣衆已擴展二百餘人，聲勢愈來愈大，蔣匪當局慌忙出動軍警，鳴槍鎮壓，並令全市米店均關閉停市。

又訊：月初，成都亦因物價飛漲，引起搶米風潮。

華東戰場就俘蔣匪軍官

李仙洲等抵東北解放區

（新華社東北二十二日電）前在華東戰場先後放下武器的蔣匪將校軍官及蔣家官員六十一人，已於日前到達東北解放區某地。此等人員中，計有前蔣匪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李仙洲，十一戰區副司令官兼第一縱隊指揮官王繼祥，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濬，少將副軍長李琰，整二十六師中將師長馬勵武，整五十一師中將師長周毓英，七十三軍一九三師少將師長蕭重光，整七十二師中將師長楊文泉等將級軍官三十九名。前蔣匪整二十六師上校副參謀長牛雍，七十三軍七十七師上校參謀主任楊曉春，五十一師上校軍務處長馮嗣等校級軍官十三名。前蔣匪山東第五專署兼任專員劉文琛等三名。另技術人員六名。日前，他們曾寄出家信五十餘件，此項平安家書，多是投到兩湖、兩廣、江、浙、四川的。

捷共迅速發展

黨員達一百三十一萬

捷克第一年生產計劃已順利超過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布拉格訊：捷克最大政黨共產黨迅速發展，截至一月一日止，已擁有黨員一百三十一萬零四百四十四人（斯洛伐克共產黨不計在內），去年一年，入黨者即達二十六萬六千人。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布拉格訊：捷克政府日前公佈二年計劃的第一年（即一九四七年）工業生產計劃，已順利完成並超過。其中鋼鐵工業成就最爲輝煌，計超過計劃百分之十一。主要工業生產數字，計爲：煤三千八百五十七萬噸，鐵一百三十六萬四千噸，鑄鐵一百四十二萬二千噸，鋼二百二十八萬五千噸，電力六十六億六千二百萬瓩。又訊：捷政府爲促進計劃經濟與刺激國有化工業之發展，已通過國有銀行集中化與專業化之決定，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各有其專業銀行。此外，政府亦通過資助國有化工業之法律。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簽訂友好互助條約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布加勒斯特訊：保加利亞總理季米特洛夫十四日率領保代表團抵羅後，已於十六日與羅馬尼亞總理格羅查在此間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季米特洛夫在簽字前發表演說稱：「此項條約，將保證巴爾幹人民之和平，並加強蘇聯爲首之民主反帝陣營各國間之友好關係。」格羅查與羅外長波克夫人致辭時，均強調此約對兩國人民之友好團結具有重要意義。當簽字儀式舉行時，羅京人民會在「勝利廣場」舉行羣衆大會，熱烈慶祝。

印尼共產黨書記號召

抗荷鬥爭中加強團結

荷佔區人民冒刺刀威脅舉行抗荷示威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綜合各方訊：印尼許多城鎮與鄉村都在召開羣衆大會，抗議荷蘭帝國主義組織臨時傀儡政府之詭計。（按：本月初，荷蘭反動政府已批准荷蘭總督穆克的決定，即由東、西爪哇、西里伯斯、婆羅洲、蘇門答臘南部等十一個印尼荷佔區，組成臨時傀儡政府）。在日惹數千人參加的大會上，印尼共產黨書記達維曼發表演說，洋溢着必勝信念，致促印尼人民在反抗侵略者的鬥爭中，加強團結。萬隆（荷佔區）示威羣衆在敵人的刺刀威脅下，高呼「荷蘭侵略者滾出我們的城市！」「打倒賣國賊！」「西爪哇是印尼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份！」等口號。西里伯斯、婆羅洲、摩鹿加諸島人民代表，亦於首都集會，支持政府抗戰到底，並要求安理會切實保障印尼人民爭取獨立之正義權利。[illegible]縮萬隆等城之荷軍當局，驚惶失措，入夜即宣佈戒嚴令，並妄圖以濫殺政策，壓迫印尼人民「就範」。

荷蘭獸軍慘殺印尼華僑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印尼發生荷蘭獸軍慘殺印尼華僑之殘絕人寰的大血案。據塔斯社巴城訊：荷蘭侵略者在最近所謂「警衛行動」過程中，殺害了九百餘名無辜華僑，並有數千華僑遭拘捕，正蒙受種種苦刑。按荷蘭帝國主義此次對我僑胞的大屠殺，發生在蔣荷航空協定及蔣匪全力支持分裂印尼的陰謀活動之前後。

菲共領導下之解放軍

堅持自衛戰日益壯大

（馬尼拉訊）菲律賓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在不斷痛擊敵人的戰鬥中擴大，使美帝國主義走狗菲奸羅哈斯大爲驚慌。最近羅哈斯反動政府，又調兵遣將，揚言「粉碎」布拉干與至松兩省的人民武裝，但據八日消息，菲律賓人民游擊戰爭正在上述區域蓬勃開展。在距馬尼拉僅三十一公里之波傳鎮，近曾發生激戰，五十餘名配備優良之人民解放軍（係錫拉馬德利山區根據地人民解放軍的一部份）曾襲擊駐有二百名羅哈斯軍的陣地，予敵重大傷亡。菲律賓人民解放軍領袖塔拉克十二日發表談話，他拒斥羅匪「無條件投降」之通牒，並痛責菲奸羅哈斯之叛國罪行，稱：「人民解放軍決不投降，我們並未犯罪，我們爲爭取獨立、民主、和平的生活而戰，我們爲什麼應該投降呢？只有那些犯有反人民之罪的人才該投降」。他號召菲律賓人民堅持愛國自衛戰爭。按塔拉克係菲律賓人民解放軍（抗日軍）創始人之一，亦爲菲共領袖之一，今年才三十四歲，日寇投降時，他拒絕美帝國主義解除人民抗日軍武裝的反動命令，率部在呂宋中部之巴邦加、布拉干，愛西諾省發動反美反羅哈斯之鬥爭，建立民主政權，並進行土地改革。該區集中於極少數地主手裏的土地（達百分之九十八），現已分配給農民。在塔拉克所部解放地區，廣大農民奮起參軍參戰。

蘇聯人民開始了新的更豐足的生活

〔蘇聯自從取消了配給制以後，各種物價普遍降低。蘇聯人民對各種消費品的需求急速增長，在俄羅斯聯邦，平均賣出的糖菓和肉類，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日用品方面，毛織品和亞麻布增加了兩倍半，布疋增加了一·二五倍。〕

△蘇京莫斯科充滿了一片繁榮景象。在食品店裏，擺滿了白麵包、黑麵包、餅乾、餡餅、甜糕、肉食等說不盡花樣的食品。僅在新年中，就有十五種新的食品上市。滿載着食物的火車，天天從各地開來，裏面有喬治亞的茶葉、烏克蘭的臘肉、塔什干的西瓜、西伯利亞的牛油、白俄羅斯的果醬、克里米亞的葡萄……各種名產，應有盡有。街上拿着配給券等得買東西的漫長行列消失了，人民可以想買什麼就買什麼。蘇聯人民已經開始了新的更豐足的生活。

全德展開人民大會熱潮

反對美英分裂德國

德境英佔區反飢餓罷工繼續中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綜合柏林訊：一個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分裂德國陰謀的運動，正在全德蓬勃展開。各佔區正在召開各自的人民代表大會，並選派代表，出席將於三月十八日在柏林召開之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求德國統一及正義和平的運動，不僅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而且得到各黨派廣大黨員的熱烈響應。巴配蒙（漢諾威西南）的自由民主黨副主席克魯格，頃宣佈他無保留地支持大會。諸德漢區（易北河口）的下薩克森黨主席，表示願意參加人民大會。甚至在帝國主義走狗舒馬赫的社會民主黨內部，要求參加大會的黨員亦日益增多，布隆斯威社會民主黨青年組織「若鷹」，已決定派代表參加不來梅大會，該黨反動領導機關企圖用開除黨籍的卑劣手段來阻止黨員的參加人民大會，此舉已引起該黨黨員的憤慨。因參加柏林的首次全國人民大會被開除黨籍的努連堡社會民主黨第二主席威斯密岳近在德意志新聞發表一封公開信，猛烈抨擊社會民主黨領導機關的反動政策。美佔區巴伐利亞「德國爭取和平」委員會委員狄克（社會民主黨員），亦抨擊稱：開除參加人民大會的黨員是獨裁的辦法。他要求由黨員舉行複決，以決定對人民代表大會的態度。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柏林訊：德境英佔區反飢餓罷工仍在繼續。東柏豪森的化學、鋼鐵及建築業工人，於十五日宣佈二十四小時罷工，以支持魯爾工人改善糧食供應的要求。魯爾區的杜伊斯堡、穆爾奚莫與丁斯拉根城的十五萬五千工人，於十六日舉行二十四小時總罷工，若干商店並舉行同情罷工。萊茵省窩伯特爾區各廠五萬工人，於十二日舉行了反飢餓示威，工人代表與英佔區軍政府官員及職工會領袖的會議上，提出警告稱：「假若食糧現狀不改善，則總罷工不可避免」。據合衆社透露：罷工「已使魯爾各個城陷於麻痺狀態」。

我對綏蒙糧食損失一稿的檢討

師海雲

去年十月十七日報載綏蒙糧食損失一稿，雖然經過幾道手續，聽到報告，找人對證，並經過高政委的審閱，提出糧食損失的嚴重性，但我沒進一步鑽研損失的情況，從問題的本質上去追清責任，因此，使數目字和地名有些出入。直到在十一月廿日四版看到左雲張靜等同志的聲明後，到左（雲）右（玉）等縣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才有了較詳細的了解，但也不像左雲、右玉聲明中所提到的那幾點，這裏除我進行檢討外，並提出幾點意見，以供研究與批判。

（一）我在採訪上，深入還很不夠，問題處理欠周密，一個材料，經過兩個人證實，便認爲沒甚問題，這種粗枝大葉的作風，造成這個報導的某些錯誤，還是對人民對黨沒有完全盡到責任的表現。例如「左雲觀音堂存放二十二萬斤糧食」，當時我在思想上就沒追問是否存放在觀音堂一村，究竟怎樣丟的，只聽到在軍區曹副主任在大會上提出，後經糧食局科長呂林同志證明，靳副處長報告過，數字沒出入，於是即動筆寫稿，但此次出去一調查，觀音堂確係右玉管，原存粗糧二十七萬斤，折合細糧二十二萬斤，是在觀音堂一帶，並非觀音堂一村。靳崇智同志來信稱：共約存起十五萬斤左右，那就不是丟了十五萬斤，這個觀音堂敵人是沒去過，這點出入我要負責任，證明單純聽報告，對證時又沒有很周密的考慮，就難免出岔子的。究竟在轉運中，糧食損失若干，我再次訪問專署、縣府，也沒查明。直至到左雲後，該縣公安局長肖甫同志曾面告我說：「大同五區觀音堂（現屬左雲九區管），確實被敵搶走公糧一百二十大石。」當時肖同志在大同公安局工作，他了解這次損失情況。

（二）左雲聲明中指出「左雲二區集中起的麥子四十四袋，莜麥十袋，也完全丟掉」，這是我寫錯了。原來張定安同志寫的材料是左雲四區，因字跡潦草，我將四字看成「二」字，這些糧食是在左雲四區丟的，這點我應向讀者及左二區同志致歉。但二區長王樹泉同志等聲明的「一直至現在二區從未被敵搶過積存的糧一」，實際情況也不是這樣。據左雲縣書張靜同志面告：在左雲二區××莊被敵搶走公糧十二麻袋（每袋一石二三斗），前五分區辦事處在左雲二區某某兩村已調查出被敵搶走糧食四千一百九十斤。又談到東關頭被敵搶走糧食兩汽車，張靜同志不知是那部份丟的，近接李登瀛同志來信稱：「五分區生產單位同秦恆在該村寄放着糧食。」這已夠說明左雲二區是丟過糧食。至於今春貸款米四十大石、麥子五大石是王樹泉同志在一區當區長時丟的，聲明中一字不提，我認爲是很不妥當的。

（三）「五分區貿易公司在左雲存放的三十多萬斤糧食」，據聲明中說於二十日即動員大部車輛牲畜，將城內所存的糧食，拉運至二區某村一帶，對敵情估計還沒輕視，並於敵佔左雲五、六天之前，又由某某村全部拉出分散至羣衆家中，最後還說公司糧已全部運出，沒有損失。這些話並非事實。據張定安同志說：「敵人於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二時侵佔左雲，他和前五分公司副經理傅澤浩同志，於二十三日才起到離城三十里的馬道頭。佈置轉運糧食，分工後，他和左雲縣財政科長杜浸同志於廿七、八號到上下石岔、段家溝一帶時，貿易公司還在轉運糧食，此時敵人已佔左雲三、四天了。」貿易五分公司的材料上也曾這樣寫着：「左雲情況緊急時，因運輸力集中轉運城外之大批糧食，經政府同意由市政府分散給城內貧苦羣衆及抗屬草麥二十石〇三斗，（記者按：左雲聲明中已指出市政府因動員牲畜困難，在城內損失糧食二千多斤，這廿多石糧是否分給貧苦羣衆，我尚懷疑。）據最近左雲李縣長給高政委閻專員的報告稱：左雲城內由貿易公司調劑的糧丟了二十多石，材料中又提到釘房入釘的糟子糧食十三石九斗五升，沒有轉移出來，並有扁豆十二石三斗四升給城內未出來之僱工頂了工資，據已查出的在左雲杜家村就被敵人搶走糧食二、二四六石（折糧二百九十四斤）這怎能說全部運出沒有損失呢？而且我還認爲直至「現在尚未清理出來」。

（五）右玉聲明中指出報導失實，經過與縣長張鵬舉、財政科長董一華對證，據靳崇智同志的報告並不失實，據靳崇智的來信稱：「右玉共存糧二三二八、四九小石，貸款用了約七百石，情況不明的六四四、九九石（有的已被敵搶走），究竟被敵人搶走多少，至今張縣長還不能作肯定答覆，只說四區報告說被敵搶走九十二石，三區也說也丟過糧，但不知若干。根據貿易五分公司的材料，損失糧食已達七六〇、一一六石，尚有莜麥七十五石四斗三升，貿易五分公司材料上說交給右玉縣政府，但右玉前財政科長董一華同志說沒有收到，這批糧食的全部下落至今尚未追清楚。此處出入，據張縣長說，應寫成右玉境內存糧二千幾百石，不應寫成右玉頭石窯一帶。貸款用了四百多石，只是四區一個區的，全縣究竟貸款若干石，張縣長算了半天也沒有算清楚。這點出入我應負責的是在大會上聽了報告和呂林同志對證後，就沒和參加大會的右玉縣書韓一平同志再去研究。

以上各點，如有不妥之處，請能提出，我再繼續檢討。

一月十六日

（左雲聲明中提到去年七月間綏蒙偵察班在八里莊打下地主李明德財物，全部分給羣衆一事，頃據綏蒙分社轉來該偵察連副指導員來信稱：「八里莊打下的財物，有一部份已給羣衆，一部份交給上級處理，並非根本不符事實。」查原報導亦無「全部」字樣。——編者）

高克林同志來信

晉綏日報編輯部同志：

十月十七日晉綏日報上發表記者海雲同志對綏蒙公糧損失的報導是經過我同意的。當時，我覺得在戰鬥環境中，雁北連年荒旱，人民生活甚是艱苦，公糧又極感困難的情形下，由於我們工作人員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責任心不夠，思想麻痺，對敵情估計不足，以及我們有些負責同志的官僚主義，沒有具體督促檢查，致損失大量公糧，是我們應該公開在黨報上進行檢討批評的。並且那時徵收新公糧的工作即將開始，特別在邊沿地區，如何徵收、保存，不使再重復過去的錯誤。這些是我同意該報導發表的主要用意。

我曾兩次向海雲同志提出對於材料要詳細對證，並請其面找當時開財經會的專署、縣府諸負責同志研究。而自己沒有親自去與這些有關同志追究對證，以致報導中地址、數目字事實上發生錯誤，我亦應負責。

左雲張靜等同志的聲明（刊登十一月廿日本報四版）和右玉張鵬舉等同志的信（刊登十二月三日本報四版），更正損失公糧數目、地點，使報導更加確實詳明是必要的。但對於自己及有關工作部門人員，由於對人民負責精神不夠，思想麻痺，對上級指示不堅決執行（當時黨委及專署曾一再嚴令把糧食全部轉運至安全地帶），對敵情估計不足，工作上的官僚主義，沒有具體的督促檢查（區黨委、專署是同樣的）等嚴重錯誤，沒有進行嚴肅深刻的檢討，沒有很好的自我批評是不對的。自張靜、張鵬舉等同志的聲明信件發表後，區黨委已分別通知或面告左雲、右玉兩縣委及有關同志和部門，立即進行檢查（左雲縣長已有專門檢討報告給專署）改正，區黨委本身也進行了檢討。

由於推行土改，黨委同志都分散在各縣鄉村，看報遲，交通連系，互相交換意見較困難，以致遲遲至今才答覆，希原諒！

克林　一月十六日

土改中的白文婦女

（上接第二版）

在農民羣衆大翻身的運動中，婦女們提出要徹底廢除買賣婚姻。四自然村郝教元婆姨說：「婦女誰個不是爹媽養下的，爲甚要像牲靈一樣的倒賣了？」李喚英說：「以前的人說『娶到的婆姨買到的馬，要騎來，要打打。』這不是壓迫婦女，把婦女當牲口是啥呢？」來喜媽說：「可不是，有錢人家買了媳婦就像牲靈一樣糟踏，不當一個人看待，窮人窮漢們攬上多少年工，才苦熬了一個婆姨，這不是窮根是什麼？」十八歲的李候喜旺的婆姨說：「我漢去前方打仗，咱在家好好生產，男人們能做的，咱都學着幹，爲什麼說女子不頂男人？」她們的建議：「打倒買賣婚姻」，在全鎮農會大會上得到了一致的通過。婦女們不但爭取了打破買賣婚姻的權利，而且積極執行了這一決議，在她們幫助下，通過這一決議後五天，便有六個青年沒有再出穀米結了婚，並且她們還幫助外村貧苦農民，派代表說服了四家農民無代價的把女兒嫁給了他們羣衆已選擇好了的女婿。

最近婦女們爲了配合土地改革後的擴大生產運動，積極進行發展與擴大家庭紡織工作，分配了紡車四十二架，又用鬥爭果實新做了紡車十五架，現正在各自然村醞釀組織紡織小組，着手進行訓練貧苦婦女紡織，並將鬥爭出來的快機兩架、笨機四架及新做之笨機十五架，按羣衆意見公平合理的分配給紡織小組。

白文的婦女們，不但在本村積極進行各種工作，並在區代表籌備會上提議：召開本區土地改革後七個行政村的聯合婦女代表會議，交換土地改革中的婦女工作經驗，和討論今後怎樣開展婦女工作。這一提議通過後，並即刻派出了代表梁拖兒、李喚英，到張家灣、郝家坡各自然村進行聯絡與推動工作。

白文的婦女們已形成了一支農村中覺醒了的生力軍，現在八十多個貧僱農婦女緊緊地團結了一百多中農婦女，在參加貧僱農小組、農會、婦女會和政權的工作中，爲廣大的農民服務，她們在不斷的鍛鍊中堅強起來！

工農習作

鬥倒地主范雙馬

貧僱農通訊小組研究　木匠范明恆執筆

河曲二區陽坡泉村，有個地主范雙馬，他父親手上在河曲、偏關兩縣有地一百二十幾垧，四個弟兄分家時，他分了三十多垧，他吃喝嫖賭賣了地，又用惡霸手段霸回來。舊政權時他還當了四五年閭長，他得了權力就騎在農民頭上，欺侮剝削農民。訴苦會上多數農民對他訴苦。范如恆家的羊無意吃了范雙馬的些草，范雙馬就逼着范如恆父親給磕頭、滿酒，范如恆的父親滿眼淚，痛哭了一場。煤窯工人范來何說：「俺十二個貧苦人，朋夥打開一孔炭窯，剛要掏出好炭，你就要硬霸去，逼的無法，我們只好『請』他入股，他一人分了三份還不樂意，就尋到我家打我，還把窯口封住，俺們因人多口多怕餓死，給他花上錢才開了窯！」小娃娃范存有也說：「我上了一回樹，他就拿上石頭打我！」范才海還提出范雙馬罵共產黨新政權，罵窮人，他還說要等閻匪軍回來後報復老百姓。大家聽了都很痛恨，就向他鬥爭，下了他的威風。

農會裏開除了黨治功

（快板）

貧僱農通訊小組黨貴學、黨心孩

黨家里（保德四區）有個黨治功，當了「幹部」七年整，不爲羣衆辦事情，盡和地主胡活動。去年開了春，他就不勞動，人家每天去耕種，他在家裏胡活動，活動地主黨來順，「你把好地讓我種」，開下好地也沒種，自己的地又荒了，盡，只是種了一個分；沒鋤沒收丟了個淨。民國三十二年正，他在合作社當主任，貪污腐化沒個夠，羣衆股本他浪費，欺侮婦女更是兇，人家男人地裏去，他到家裏去調戲。婦女不依他，他就說你有問題。五借糧時他給地主去通信，地主的財物藏了個淨，只有地主黨治昌，白洋藏在淡火裏，分隊長候劉看見了，候劉隨後去尋，黨治功也跟去，尋見白洋起壞心，要把白洋私自分。候劉說：「[illegible]的，咱是給羣衆辦事的。」黨治功就對候劉不滿意，處處和他找岔子。再說土地改革中，他[illegible]要，農會裏，常討論，地主的財物要算清，黨治功就給地主去報訊，說「趕快把財產藏[illegible]，可把你揭露了」。他又和地主勾結起，挑撥幹部羣衆不團結，說「果實分得不公平」，「多給了候劉兩張羊皮」。羣衆[illegible]不上當，根本沒啦這事情，羣衆[illegible]幹部揭露了他，農會裏開除了黨治功。鬥爭一頓撤了職，共產黨員更不讓他當。

一張羊皮露了底

陽坡泉貧僱農通訊小組

陽坡泉地主的狗腿范仲生，是地主范金馬的親侄兒，他們院裏，走了一個[illegible]，狗腿范仲生把地主的東西藏在一個破[illegible]民兵們清早起來，看見大街上有條狗由那孔爛窯裏啣出一張[illegible]民兵們就追究此事，於是召開貧僱農會，大家討論中，想起[illegible]僱農小組時，范仲生用花言巧語混進來，大家問他：「你鬥[illegible]財堅決不堅決？」他裝模作樣的說：「我對地主老財比繡花[illegible]尖（針）決。咱眞是一乾二淨，那怕和大家訂下條約，有了問題[illegible]辦！」大家根據他是地主的侄兒，又住在一個院裏，就說：「[illegible]一下，看這個繡花針到底堅（尖）不堅。」范仲生呢，一陣[illegible]了，大家說：「你藏了甚就拿出來吧。」他就把破窯取開，[illegible]五張、毯一張、棉被一張、黃米兩斗。主席郭七十六提出討[illegible]法，當場決定把他開除貧僱小組，取消民兵資格，後來又交[illegible]討論通過。